

中國古代都城資料選刊

東京夢華錄箋注

〔宋〕孟元老撰
伊永文箋注

下

中國古代都城資料選刊

東京夢華錄箋注 下

〔宋〕孟元老撰
伊永文箋注

中華書局

幽蘭居士東京夢華錄卷之五

民俗

凡百所賣飲食之人〔一〕，裝鮮淨盤合器皿，車檐動使，奇巧可愛，食味和羹，不敢草略。其賣藥賣卦，皆具冠帶。至於乞丐者〔二〕，亦有規格。稍似懈怠，衆所不容。其士農工商，諸行〔三〕百戶，衣裝各有本色〔四〕，不敢越外。謂如香鋪裏香人，即頂帽披背，質庫掌事，即着皂衫角帶，不頂帽之類。街市行人，便認得是何色目。加之人情高誼，若見外方之人，爲都人凌欺，衆必救護之〔五〕。或見軍鋪收領到鬪爭公事〔六〕，橫身勸救，有陪酒食檐，官方救之者，亦無憚也。或有從外新來鄰左〔七〕居住，則相借借動使，獻遺湯茶〔八〕，指引買賣之類。更有提茶瓶之人，每日鄰里互相支茶〔九〕，相間動靜。凡百吉凶之家，人皆盈門〔一〇〕。其正酒店戶，見脚店三兩次打酒，便敢借與三五兩銀器。以至貧下人家，就店呼酒，亦用銀器供送。有連夜飲者，次日取之。諸妓館只就店呼酒而已，銀器供送，亦復如是。其闊略大量，天下無之也。以其人煙浩穰，添十數萬衆不加多，減之不覺少。所謂花陣酒池，香

山藥海。別有幽坊小巷，燕館歌樓，舉之萬數，不欲繁碎。

〔注〕

〔一〕賣飲食之人

無名氏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後集卷二怪異門疑心生鬼：建寧府西鎮萬安驛前有林二四者，以賣醃藏爲活。

李如篋東園叢說卷下石米：建炎間年饑，嚴之壽昌縣，乏食尤甚。縣官日食湯餅，細民嗷嗷無告，有掘地者，得土極細而白，其人取而食之，亦能止饑。縣人遂相率爭相食之，謂之「石米」。用湯調和，如米粉製造，市井賣糕餅人，亦製造以賣。

謝采伯密齋筆記卷五：京師一老醫人云：市中成桶擔賣牛乳，以泡飲食之，則膚革充潤。

洪邁夷堅志壬卷第六蕭七佛經：饒州細民蕭七，居於雙碑下，能批炙猪肉片脯行賣，以取分毫之利，贍育妻子。

洪邁夷堅志丁志卷第九舒懋育鰕鰾：臨安浙江人舒懋，以賣魚飯爲業，多育鰕鰾甕器中，旋殺旋烹。

洪邁夷堅志支甲卷第三汪乙龜：鄱陽市民汪乙，居倉步門外，販魚鼈以供衣食。

洪邁夷堅志辛卷第六五色雞卵：信州五通樓前王氏，專售荷包燂肉，調芼勝於它鋪。

洪邁夷堅志支甲卷第四錢塘老僧：錢塘民沈全、施永，皆以捕蛙爲業。政和六年，往本邑靈芝鄉，投里民李安家寓止。彼處固多蛙，前此無人采捕。沈、施既至，窮日力取之，令兒曹挈入城販鬻，所獲視常時十倍。

洪邁夷堅志支甲卷第四九里松鰍魚：鞏廷筠爲錢塘宰，與杭州士曹張顯正、縣尉錢紹彭同遊天竺。過九里松，見流水中小鰍魚相銜，逐隊而嬉，才長二寸許，戢戢可愛。從者以器攬取，鞏邀二客下馬步觀之。行百餘步，到水際，得一穴，穴中水溢，群鰍迸出如雲，其多不可計。傍側有酒廬，試訪其故，答云：「向有陳翁者，專爲貨鰍主人，凡自餘杭門入者悉經其手乃敢售。晚年遷居此地，自賣炙鰍。」

洪邁夷堅志支乙卷第八江牛屠：婺源奸民以屠牛爲業者，或能用藥毒牛，但慢火焚烏頭汁，濟以他藥，浸鐵針長三寸餘，插於牛脅皮中，不經日必死，則喚之使宰剥，肉既非帶疫，人食之無害，謂爲良殺，厥價差高。

洪邁夷堅志支丁卷第三張四海螭：臨安薦橋門外太平橋北細民張四者，世以鬻海螭爲業。每浙東舟到，必買而置於家，計逐日所售，入鹽烹炒。杭人嗜食之。積戕物命百千萬億矣。

洪邁夷堅志乙志卷第一俠婦人：董國慶，字元卿，饒州德興人。宣和六年登進士第，調萊州膠水縣主簿。會北邊動兵，留家於鄉，獨處官下。中原陷，不得歸，棄官走村落，頗與逆旅主人相往來，憐其羈

窮，爲買一妾，不知何許人也。性慧解，有姿色，見董貧，則以治生爲己任。罄家所有，買磨驢七八頭，麥數十斛，每得麵，自騎驢入城鬻之，至晚負錢以歸。率數日一出，如是三年，獲利愈益多，有田宅矣。

洪邁夷堅志丙志卷第四餅店道人：青城道會時，會者萬計，縣民往往旋結屋山下，以鬻茶果。

洪邁夷堅志丁志卷第十六雞子夢：東平董瑛，堅老之父，知澤州淩川縣。縣素荒寂，市中唯有賣胡餅一家，每以飲饌蕭索爲苦。

洪邁夷堅志丁志卷第十八紫姑藍粥詩：蓋是時，官妓藍氏者，家世賣粥，人以「藍粥」呼之。

洪邁夷堅志支甲卷第八鄂渚王媼：鄂渚王氏，三世以賣飯爲業。

洪邁夷堅志支景卷第四人生尾：臨安薦橋門外米市橋之旁有賣琪豆者。

洪邁夷堅志支戊卷第八許大郎：許大郎者，京師人。世以鬻麵爲業，然僅能自贍。至此老頗留意營理，增磨坊三處，買驢三四十頭，市麥於外邑，食多務得，無時少緩。如是十數年，家道日以昌盛，駸駸致富矣。

洪邁夷堅志支庚卷第四奔城湖女子：蒿塘民談大有子三人，分室以居，皆力耕賣酒，頗豐贍。

洪邁夷堅志支癸卷第八魯四公：饒州市販細民魯四公，煮豬羊血爲羹，售人，以養妻子。

洪邁夷堅志三志己卷第七周麩麵：平江城北民周氏，本以貨麩麵爲生業。

洪邁夷堅志支癸卷第九吳六競渡：初，永年監兵方五死，孀妻獨居，營私釀酒。每用中夜雇漁艇運

致，傳入街市酒店，隔數日始取其直。

洪邁夷堅志支庚卷第二賈屠宰獐：平江屠者賈循，以貨獐爲業。常豢飼數十頭，每夕宰其一。迨旦，持出鬻於市。吳地少此物，率一斤直錢一千，人皆爭買，移時而盡。凡二十餘年，贏得頗多。

洪邁夷堅志支癸卷第四鄭四妻子：福州懷安縣津浦坊民鄭四，以鬻羊爲生。

洪邁夷堅志甲志卷第四陳五鰵極：秀州人好以鰵爲乾，謂於水族中性最暖，雖孕婦病者皆可食。陳五者，所貨最佳，人競往市。

洪邁夷堅志丁志卷第十六吳民放鰾：吳中甲乙兩細民同以鬻鰾爲業，日贏三百錢。

洪邁夷堅志補卷第二十五李二婆：鄂州民媼李二婆，居於南草市，老而無子，以鬻鹽自給。

〔三〕乞丐者

蘇轍龍川略志第二王江善養生：丐者王江，居宛丘，喜飲酒，醉卧塗潦中，不以爲苦。嘗大雪，或以雪埋之，其氣勃然，雪輒融液。遊於市中，常髻角戴花，小兒群聚捋罵之，江嬉笑自若。往往販鬻餅餌，晚不能售，輒呼與共食。入田舍，父老招之食飲，醉飽即睡，婦女在側，江不以自疑，人亦信其無他也。以此陳人敬愛之，至畫其像，事以香火。

陳襄州縣提綱卷二安養乞丐：歲饑丐者接踵，縣無室廬以居之，往往窮冬嚴寒，蒙犯霜雪凍餓而死者相枕藉於道矣。州縣倘能給數椽以安之，豈不愈於創亭榭廣園囿以爲無益之觀美乎？昔范公祖禹奏

乞增蓋福田院官屋，以處貧民，至今爲盛德事，士大夫毋以爲緩而不加之意。

道謙大慧普覺禪師宗門武庫：廖等觀，知潭州善化縣時，有一婆每日誦金剛經，於街市乞食，夜則歸宿山阿，忽數日不見行乞，群鴉噪集於其止處，令人往視之，見懷金剛經傍巖而化。群鴉負土以覆之，師昇堂舉此，時廖知縣亦在座下。

施耐庵羅貫中水滸傳第六十六回時遷火燒翠雲樓吳用智取大名府：只見孔明披着頭髮，身穿羊裘破衣，右手拄一條杖子，左手拿個碗，醃醃臙臙在那裏求乞。

無名氏宣和遺事前集徽宗與靈素遊月宮見二人弈：且說徽宗自得燕山之後，與高俅、楊戩、朱勔、王黼之徒，無日不歌歡作樂，遂於宮中內列爲市肆，令其宮女賣茶賣酒，及一百二十行經紀，賣買皆全。有時上皇妝乞化貧子，行乞於中，以取其樂。

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卷二十三委巷叢談：宋時，杭丐者之長曰「團頭」，雖富，而丐者名不除。有一團頭，家富而女甚美，且能詩，心欲嫁士人，人無與爲婚者。

〔三〕諸行

灌圃耐得翁都城紀勝諸行：市肆謂之行音杭者，因官府科索而得此名，不以其物小大，但合充用者，皆置爲行，雖醫卜亦有職。

西湖老人繁勝錄諸行市：京都有四百十四行。略而言之：鬧慢道業、履歷班朝、風箏藥線、膠礬斗

藥、五色箭翎、銀朱印色、茶坊弔掛、琉璃泛子、粘頂膠紙、染紅牙梳、諸般纏令、修飛禽籠、修罽毼骨、成套篩兒、接象牙梳、諸般耍曲、割熨斗、丁看窗、修砧頭、照路遣、掃金銀、蠟糰紙、造翠紙、乾紅紙、簡笏袋、幞頭籠、腰帶匣、讀書燈、筆硯匣、窗子匣、了事匣、黃草罩、修合溜、淹猪丈、醫飛禽、接舊條、修破扇、醋碗兒、丁鞋絡、掩漆子、搭羅兒、面花兒、香果合、截板尺、印香脫、畫眉篋、造槐簡、開科套、教蟲蟻、剔圖書、起魚鱗、攀膊兒、手巾架、頭巾盃、蛤粉桶、花夾兒、肥皂團、淋了灰、茶花子、出衣粉、做譚裏、注水管、舊鋪帛、木仙宮、字牌兒、洗衣服、鑽真珠、賃花檐子、解玉板、釘魚帶、碾玉薰、賃茶酒器、錦褥子、髮駝兒、煙突帚、扇牌兒、織鞋帶、錦臙脂、七香丸、穩步膏、雁牌額、開先牌、鶻鴿鈴、葫蘆笛、牛糞灰、漆苧孫、此三字不解，然無從臆改。細扣子、鬧城兒、消息子、揪金線、真金條、香餅子、香爐灰、打香印、賣朝報、金蓮子、竹夫人、筭子筒、食罩兒、食辟子、白及末、解粥米、熟水草、選官圖、批刷兒、嶼魚尾剔、供席草、賣插藥、寫文字、紙畫兒、提茶瓶、花架兒、賣字本、笛譜兒、小螃蟹、蛇蚪兒、便橋、試卷、試卓、交牀、試籃、拄杖、粘竿、胡梯、水草、風袋、使綿、劈柴、炭墜、捉漏、擔帚、釣鈎、緒底、拂子、鬲粉、占坐、歌舞、歌琴、歌棋、歌樂、歌唱、棕索、髮索、螳螂、金麻、蛭蟲、端親。四山四海，三千三百。衣山衣海南瓦，卦山卦海中瓦，南山南海上瓦，人山人海下瓦。

〔四〕衣裝各有本色

趙彥衛雲麓漫鈔卷第四：宣政間，人君始巾。在元祐間，獨司馬溫公、伊川先生以孱弱惡風，始裁

皂紬包首，當時只謂之「溫公帽」、「伊川帽」，亦未有巾之名。至渡江方着紫衫，號爲穿衫盡巾，公卿皂隸下至閭閻賤夫皆一律矣。

王楙燕翼詒謀錄卷一革帶之制：國初，士庶所服革帶未有定制，大抵貴者以金，賤者以銀，富者尚侈，貧者尚儉。

臣庶許服紫袍：國初仍唐舊制，有官者服皂袍，無官者白袍，庶人布袍，而紫惟施於朝服，非朝服而用紫者，有禁。然所謂紫者，乃赤紫，今所服紫謂之黑紫，以爲妖，其禁尤嚴。故太平興國七年詔曰：「中外官并貢舉人或於緋、綠、白袍者，私自以紫於衣服者，禁之。止許白袍或皂袍。」至端拱二年，忽詔士庶皆許服紫，所在不得禁止。

無名氏宣和遺事前集徽宗易服出後載門遊金環巷：楊戩道：「陛下若擺動變輿，則出警入蹕，左言右史，市井肅清，反不自由。莫若易服，裝扮做個秀



宋——裏巾子·小袖長衣市民·小冠子·大袖袍服道士·笠子帽短衣勞動人民和帷帽婦女(傳張擇端清明上河圖部分)

才儒生，臣等裝爲僕從，由後載門出市私行，可以恣觀市廛風景。」徽宗聞言大喜，即時易了衣服，將龍衣卸却，把一領卑褻穿着，上面着一領紫道服，繫一條紅絲呂公條，頭戴唐巾，脚下穿一雙烏靴。

無名氏宣和遺事前集往周秀茶肆見李師師：二人聞言，急點手下巡兵二百餘人，人人勇健，個個威風，腿繫着粗布行纏，身穿着鴉青納襖，輕弓短箭，手持着悶棍，腰胯着鑲刀。

〔五〕衆必救護之

車若水脚氣集卷上：劉漫塘云：向在金陵親見小民，有行院之說。且如有賣炊餅者，自別處來，未有其地與資，而一城賣餅諸家，便與借市。某送炊具，某貸麵料，百需百備，謂之「護引」。行院無一毫忌心，此等風俗可愛。

〔六〕軍鋪收領到鬪爭公事

無名氏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之十一 人品門 廂巡：約束廂巡不許輒擅生事拘執百姓胡石壁：蔣一與兄弟鄰舍飲酒爲樂，以婦人衣冠裝飭其身，不過作俳諧之態，以供坐客之一笑耳，初非其他異服之比。使廂巡平日不識其人，驟然遇之，猶在可疑之域，今蔣一既住居城市，廂巡豈不識之，又豈不知人家羣聚飲酒，何必更換家拘執。若官司動輒如此拘束百姓，則市井之間，人人重足側立矣，安得有一毫含哺鼓腹之餘風哉！今後除緝捕盜賊、賭博、爭鬭、鬪毆及其它無行止人外，其餘並不許輒擅生事。一行人並放，釵梳給還蔣一，仍備帖諸廂。

〔七〕鄰左

〔文案〕中華鄧注本以東西南北四鄰注之鄰左，未盡透徹。鄰左或曰左鄰，與鄰右相對，同爲鄰居之意也。若錯斬崔寧：只見幾家鄰舍一齊跪上去告道：「相公的言語，委是青天！他家小娘子昨夜果然借宿在左鄰第二家的。」那邊王老員外與女兒並一千鄰右人等，口口聲聲咬他二人。又張世南遊宦紀聞卷三：「蘇翁者，初不知其何許人。紹興兵火末，來豫章東湖南岸，結廬獨居。待鄰右有恩禮，無良賤老穉，皆不失其懽心。」

〔八〕獻遺湯茶

魯紆南遊記舊：黃實自言平生有二事：元豐甲子爲淮東提舉，常平除夜泊汴口，見蘇子瞻植杖立對岸，若有所俟。歸舟中，以揚州廚釀二尊，雍酥一盃遺之。後十五年爲發運使，大暑泊秦淮樓下，見米芾衣犢鼻，自滌研於淮口，索篋中一無所有，獨得小龍團二餅，急遣人送之，趁其滌研未畢。有此二事頗自慰云。

〔九〕互相支茶

吳自牧夢梁錄十六茶肆：巷陌街坊，自有提茶瓶沿門點茶，或朔望日，如遇吉凶二事，點送鄰里茶水，倩其往來傳語，又有一等街司街巷百司人，以茶水點送門面鋪席，乞覓錢物，謂之「齏茶」。僧道頭陀欲行題注，先以茶水沿門點送，以爲進身之階。

〔二〇〕凡百吉凶之家，人皆盈門。

孔平仲談苑卷二：丁諷以館職病風廢於家。一旦有妄傳諷死者，京師諸公競致奠儀，紙酒塞門。諷曰：「酒且留之，紙錢一任別作使用。」諷方乏資，由是獲美醞盈室焉。

京瓦伎藝

崇觀以來，在京瓦肆伎藝〔一〕，張廷叟、孟子書〔二〕主張〔三〕。小唱李師師〔四〕、徐婆惜〔五〕、封宜奴、孫三四等，誠其角者。○嘌唱弟子〔六〕張七七、王京奴、左小四、安娘、毛團等。教坊減罷并溫習。張翠蓋、張成、弟子薛子大、薛子小、俏枝兒、楊總惜、周壽○奴、稱心〔七〕等。般雜劇，枝○頭傀儡任小三，每日五更頭回小雜劇〔八〕，差晚看不及矣。懸絲傀儡〔九〕張金線、李外寧○。藥發傀儡〔一〇〕張臻妙、溫奴哥、真箇強、沒勃躋、小掉刀、筋骨〔一一〕、上索、雜手伎〔一二〕、渾身眼〔一三〕。李宗正、張哥、毬杖〔一四〕、踢弄〔一五〕。孫寬、孫十五、曾無黨、高恕、李孝詳，講史。李慥、楊中立、張十一、徐明、趙世亨、賈九，小說。王顏喜、蓋中寶、劉名廣、散樂。張真奴，舞旋〔一六〕。楊望京，小兒相撲〔一七〕。雜劇、掉刀、蠻牌董十五、趙七、曹保義、朱婆兒、沒困駝、風僧哥、俎六姐。影戲丁儀、瘦吉等弄喬影戲〔一八〕。劉百禽弄蟲蟻、孔

三傳〔九〕耍秀才諸宮調、毛詳、霍伯醜商迷。吳八兒合生。張山人說譚話〔一〇〕。劉喬、河北子、帛遂、胡⑥牛兒、達眼五重明、喬駱駝兒、李敦等雜班〔三〕外入〔三〕。孫三神鬼、霍四究說三分〔三〕，尹常賣五代史〔四〕，文八娘叫果子，其餘不可勝數。不以風雨寒暑，諸棚看人，日如是。教坊，鈞容直，每遇旬休按樂，亦許人觀看。每遇內宴，前一月，教坊內勾集弟子小兒，習隊舞作樂，雜劇節次。

〔校〕

①「誠其」，中華鄧注本疑爲「都城」之訛，純屬臆測。「誠其」者爲真確也，「角者」爲競爭出衆也。孟元老意在表彰拔萃伎藝者，何之爲訛？香港學者羅忼烈未作細究，襲鄧此說，誤矣。

②中華鄧注本以卷七諸軍呈百戲條崔上壽而疑此「奪一上字」，斷「周崔」二字必有一訛。未必。周壽與奴合讀爲一，此人名豈非有誤？詳見卷九「李伴奴、雙奴」注。

③中華鄧注本謂「杖是杖之僞字」，按夢梁錄、繁勝錄、都城紀勝、武林舊事，諸書之證，「杖」爲確。

④中華鄧注本謂：今人據此錄卷六元宵條有李外寧藥法傀儡，遂以爲句。然此錄卷七池苑內縱人關撲遊戲條有李外寧水傀儡，是不專以藥法著稱也。今姑以張金線、李外寧爲句。按，孫楷第近世戲曲的唱演形式出自傀儡戲影戲考則斷定「李外寧藥法傀儡」爲一句。「李外寧」應屬下讀，不屬上讀。以本

書卷六元宵篇稱「李外寧藥法傀儡」與此合。卷七池苑內縱人關撲遊戲篇稱：「隨駕藝人池上作場者，宣政間李外寧水傀儡。」知李外寧實以藥法傀儡而兼水傀儡也。鄧、孫兩說相較，鄧說可促思考，孫說更爲圓通，余從以「李外寧藥法傀儡」爲句。

⑤「胡」，上古標校本作「吳」，誤。

〔注〕

〔一〕伎藝

慧琳一切經音義卷第三音大般若經從三百二卷盡三百二十七卷伎藝：渠綺反。說文：巧也，從手。經從人，誤也。下霓計反，周禮六藝：禮、樂、書、數、射、馭，顧野王曰：藝猶材也。杜預云：藝法，制也。字書云：藝，能也，從云。

〔三〕孟子書

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七八靖康二年二月四日：引汴都記：二月四日，奉聖旨搜括金銀應付大金，已具了絕事狀，却有取回軍前內官藍訢、醫官周道隆、樂官孟子書等，徑元帥投狀，稱有金銀在家窖藏，乞取前來。

王明清揮塵後錄卷四靖康中黃時偁徐揆段光遠三人上虜酋書：且如內侍藍訢、醫官周道隆、樂官

孟子書，俱爲平昔僥濫渠魁。

〔三〕主張

邵伯溫邵氏聞見錄卷第二十：熙寧十年夏，康節先生感微疾，氣日益耗，神日益明，笑謂司馬溫公曰：「某欲觀化一巡，如何？」溫公曰：「先生未應至此。」康節先生曰：「死生常事耳。」張橫渠先生喜論命，來問疾，因曰：「先生論命，來當推之。」康節先公曰：「若天命則知之，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橫渠曰：「先生知天命矣，某尚何言？」程伊川曰：「先生至此，它人無以爲力，願自主張。」康節先公曰：「平生學道，豈不知此？然亦無可主張。」

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十一：記詩饒德操自號倚松道人：政和間，林靈素主張道教，建議以僧爲德士，使加冠巾，其意以釋氏爲出其下耳。

周密齊東野語卷三紹熙內禪：於是往見慈福宮提舉張宗尹曰：「事勢如此，我輩死無日矣。」宗尹曰：「今當如何？」遂告以內禪事，且云：「須得太皇主張方可。」

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四十三炎興下帙四十三起建炎四年十月一日庚午，盡十二月二十七日乙未：傳慶，衛州窯戶也。有勇力，善戰，屢立功。岳飛寵惜之，以爲前軍統制。慶恃其才，視飛爲平交，嘗曰：「岳丈所主張此一軍者，皆我出戰有功之力。」

陳世宗隨隱漫錄卷一：西山真先生點先君集中警句，如：「閉門不管庭前月，分付梅花自主張。」

黃庭堅戲贈彥深：世傳寒士有食籍，一生當飯百甕。冥冥主張審如此，附郭小圃宜勤鋤。

費袞梁谿漫志卷第六江西長老：紹興末，江西一僧，忘其名，住饒州薦福寺。寺傍舊多隙地，寢爲人侵漁，僧自度力不能制，乃謂其徒曰：「寺有主者，所以主張是寺也。坐視地爲他人有而不能直，焉用主者爲？吾甚愧之，今當去矣。」

「文案」入宋，主張頻頻出用，大多場景爲主持、做主、主理之意，錢大昕恒言錄集莊子、韓退之送窮文、周墀詩，亦見主張爲主理之意也。京都譯注本考證亦如是：「主張」爲主宰。然「主張」兼有支援、包庇之意也，若水滸傳第十回：「却得林冲主張陪話，救了他免送官司。」又若朱子語類卷一百六：「今人爲秀才者，便主張秀才；爲武官者，便主張武官；爲子弟者，便保佑子弟，其以陷溺一至於此。」

〔四〕李師師

羅忼烈談李師師：總言之：北宋只有一個李師師，她大約生於宋仁宗嘉祐七年（一〇六二）。準此推算，她比周邦彥小六歲，比趙佶大二十歲。她在熙寧未及見張先，在元豐時與晏幾道、秦觀、周邦彥交遊，在元祐時曾與晁冲之交遊，崇寧、大觀時雄據瓦肆歌壇，政和後趙佶曾聽她歌唱，靖康時被抄家放逐，終年在南宋初，壽六十五歲以上。由於年齡懸殊，趙佶不可能「幸」她；周邦彥和趙佶不可能因她而打破醋壇。關於她的故事還有許多，例如青泥蓮花記說她於宣和末年封李明妃；浩然齋雅談說她被趙佶封爲瀛國夫人；甕天脞語說宋江同她也有一手，並且題了一首念奴嬌詞，李師師外傳說汴京破時，金